

21st Floor Fuxingmen Outside +OO→

有些地点 我们聚了又散 有些故事 我们忘了悲欢 有些时间 我们祈祷永远

守望彼岸的灯火 是否温暖依然

寂寞轮回 时空变幻

爱上你 是我今生的劫难

镜子 著

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Fuxingmen Outside 21st Floor + 00 →

复兴门外

21楼

9	21
7	19
5	17
3	15
1	13

镜子 著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复兴门外 21 楼/镜子 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9.1

ISBN 978-7-5354-3934-5

I. 复… II. 镜… III. 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209285 号

责任编辑:姚 梅

责任校对:陈 琪

实习编辑:尹 念

责任印制:左 怡 邱 莉

装帧设计:康 莉

出版: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邮编:430070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62 87679361 传真:87679300)

[http://www. cjlap. com](http://www.cjlap.com)

E-mail: [cjlap2004@ hotmail. com](mailto:cjlap2004@hotmail.com)

印刷: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700×1000 1/16 印张:11.25 字数:114 千字 插页:2

版次:2009 年 1 月第 1 版

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27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但凡经历
都值得感激

目 录

contents

unit I 复兴门外21楼 / 1

unit II 闪婚笔记 / 35

unit I

复
兴
门
外
21
楼

跟我一起看话剧吧。

这是我对梅说的第一句话。

说这话的时候我不认识她，也不知道她的名字。

那天，我领完毕业证，彻底告别我的大学生活，以及大学时期的女友。

和曾经耗费了四年青春的校园说再见，我落寞地坐上728路公交车回家，途经天安门广场，适逢降旗仪式。

围观的人群如同蚂蚁聚餐，黑压压一片，不时还有相机的闪光灯划破暮色的沉闷。刺眼，冰冷。

车内的人有些骚动，一些乘客伸长了脑袋，从拥挤的人群里夺缝观望。

而我，此时正回忆着大学生活的琐碎，以及相处了两年的女友。一半开心，一半伤心。

车到南礼士路，我下车走进“成都小吃”。这儿离我家大概有100米，我常在这里解决我的晚餐。

我一个人住。

塔楼21层，一居室。房子陈旧，如同我时有的心情。

我的父母离婚了，有很多年了，以至我常常想不起来他们的模样。

我父亲是海员，母亲是护士。

从我有记忆开始，其实就没怎么见过父亲。

听母亲说，父亲所在的公司在香港。但他常年漂移在海上，从一个国家，到另一个国家。

母亲说不出那些国家的名字，父亲也从没告诉过她。

有一年夏天，母亲带我去看父亲。她说，要给爸爸一个惊喜。

在香港的码头附近，母亲站在父亲的寓所前使劲敲着。

门终于开了，我看见一个女人披头散发，神色慌张地坐在沙发上。父亲的裤子拉链没有拉上，表情狼狈。

你让她滚！母亲说话的时候拉着我的手，攥得很紧。

我说，妈妈你弄疼我了。母亲松开手，她身上的背包掉在地上，咚的一声，吓了大家一跳。

那个女人站起身，默然离开。走到门口的时候，她还看了我一眼，从她低头的发丝里斜着目光。

我也看了她一眼。她长相一般，浓妆艳抹。

真是一个惊喜。母亲摇着头，像是自言自语。

你听我说，父亲走过来捡起地上的包，我不是故意的。

如果你故意会是怎样？和她结婚，把我们母子抛弃？母亲质问着，那我成全你。

不会的，我怎么会舍得你们，你知道，我们出海都很寂寞……

哼，母亲冷笑着打断了父亲，你寂寞，那么我呢？你管过我吗？

别这样，你听我说好吗？父亲拿着包，把手搭在母亲的肩上。

你不用说了，走开！母亲狠狠地将父亲的手甩掉，我们之间完了，要不是看孩子还小，我何苦忍你这么多年！现在孩子大了，是时候了结了。

母亲夺过父亲手里的包，拉着我向电梯口冲去。

父亲追上来。母亲将拉我的手腾出，迅疾地给了他一巴掌。我们也滚。母亲说完拽着我走进电梯。

男人没一个好东西。母亲在电梯闭合的瞬间，不知道是跟我，还是跟我爸爸，或者跟她自己说了这句话。

那天，母亲和我在一家潮湿闷热的小旅馆过了一夜。第二天我们飞回了北京。

事后不到一个月，父亲回到北京，他和母亲办完离婚手续，然后又回了香港。

他偶尔打个电话，不定期从各个国家给我汇来生活费。

我说不出那些国家的名字，父亲也从没告诉过我。

几个月后，母亲跟一个洋鬼子走了。我记得那个英国男人有着高高的鼻子，深蓝的眼睛。

母亲走的时候，我没有哭，也没有气急败坏。

我冷冷地说，你跟爸爸都走，但你们别忘了给我生活费。我站在门口，示意她和她的洋鬼子出去。

母亲哭了，过来抱我，我躲开了她，然后推出他们，并将大铁门狠狠地关上。

我扑倒在床，用被子蒙住头，眼泪如同决堤洪水，倾泻而下。

但我没出声，只有想死的感觉。

那年我十二岁，刚刚小学毕业。

2

走进“成都小吃”，我照常在最里面的一排桌子那儿坐下。面对门口，背对空调。

我要了一笼蒸饺，一盘拍黄瓜，外加一碗酸菜面。这是我常吃的东西。

食物还没上来，我拿出下午在学校旁边音像店买的碟。随手打开孟京辉的《先锋戏剧作品集》，看看介绍的彩页，消磨时间。

《等待戈多》、《恋爱的犀牛》、《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》以及《我爱×××》，这是我非常喜欢的话剧。一共四张碟，DVD，盗版，25元，包装精美。

我常常支持盗版，身边的大黑塑料袋就是我今天的收获，里面有近八十部影碟。我身上仅有的六百元现金也因此所剩无几。

这时，一个女孩走进来。高而清瘦，颜面苍白。

她步履轻快，径直走到我面前，然后侧身，在我同排的邻桌坐下。面

对空调，背对门口。

我们斜对着面。我看她，她也看我。我不带表情，她也是。

我发现，我们都是不动声色的人。

她要了一碗凉面，还有一碗粥。服务员站在她面前，短暂地挡住了我的视线。

我的食物先上来，但我没动筷子，继续看她。

她上穿薄的棉衫：粉红，下穿超短牛仔裙：泛白。脚上一双分叉凉拖，也是粉红色，上面有扭曲的纹路。我还有个意外收获，发现她的右脚踝下文着一只紫色的小蝴蝶，振翅欲飞。

她有着一双修长的腿，嫩白细腻，笔直柔润。右手戴着一只SWATCH蝴蝶造型的表，还是粉红；左手腕上有好多黑色皮绳做成的手链，我大致数了数，至少有十根。

她没有化妆，脸上一片光洁，几点不明显的小雀斑反衬着她雪白的肌肤。胸前吊着一个玻璃瓶挂坠，典型的海盗船风格，两头都包裹着银。看上去像是流沙瓶，里面有绿豆大小一粒灰白的某种物质。

我们对峙着，时间凝固。

她忽然仰起头，用手将随意挽起的长发放下，并拢了一下发丝。她仰头的瞬间，我看到她颈下有一颗颜色很浅的小痣，显得非常性感。

那一刻，我有点眩晕。

我决定要一瓶啤酒。我想壮着胆子，让她和我不再是陌生人。

说实话，我有点喜欢她。

3

跟我一起看话剧吧。

这是我对梅说的第一句话。

说这话的时候我不认识她，也不知道她的名字。

她就是坐在我斜对面的这个女孩。当时我把自己正看的彩页递给她，平静地说。

你说什么？她显然没预想到我会突然和她说话，所以语气疑惑。

我说跟我一起看话剧吧。我稍微提高了音量。

哦，是么？她接过彩页。这时服务员给她端上凉面，再次短暂地挡住了我的视线。

我乘机喝了两口酒。

她侧脸看我，继续面无表情。我们不再说话。

过了一会，她开始低头一边吃面，一边漫不经心地翻着彩页。

你喜欢话剧？她忽然停下来问。

嗯。我点头，又喝下一杯酒。

她转动眼睛，似乎在想什么，但最后将彩页还给我，起身，拿起一个不太方正的LV手袋，从成色和做工看，不像是从秀水之类的地方淘来的冒

牌货。

她走了，没有说话。在出门时回头看我一眼，依旧面无表情。

我迅速收拾好东西，跟了出去。

她向左走。我向右走，我家在右边。但我猛然转身跟着她向左走，像只猎狗一样跟着她。

4

跟我一起看话剧吧。我追上她说。

她没有回头，只淡淡地回我一句，我没空。

那我等你有空。我坚持。

你没事吧？她回头看我，还是面无表情。

我没事。可我忽然又醒悟了，我有事，我想你和我一起看话剧。

我真的没时间。她站在那里，两片薄薄的嘴唇泛出淡淡的光泽，煞是动人。

那一刻，我想亲她一口。但我不敢。

我怕她抽我。如同母亲当年带我去香港时抽父亲似的，那个嘴巴抽得很响。我有阴影。

我想你跟我一起看话剧。我重复着，也不带表情。

你有病吧！她退了一步，想继续走。

我没病，真的。我拉住她，不知哪儿来的霸道。我前阵子实习的时候才体检过，医生说我没病！我强调。

她皱了眉，语气加重，松手，你真有病！说话的时候神情严肃。

我真的没病，我想你跟我一起看话剧。

赶紧松手，不然我报警了。她摇头，并小声地叹息。

你报警吧。你知道我不是坏人，我只想你和我一起看话剧。

唉，她噙了一下嘴，你弄疼我了。

我赶紧松手，她立即像一头小鹿似的扭头就跑。

我追上去，再次拉住她的胳膊。跟我一起看话剧吧。我说。

你真有病我跟你说，那么多人为什么找我啊？她另一只手放在我的手腕上，我感到一阵紧张的暖。

你是上帝给我的礼物。我说这话的时候自己都感到吃惊，也不知道哪儿来的勇气，哪儿来的语言。我像是着了魔。

你没事儿吧你，什么礼物不礼物的，别拉我了！她用力推我的手，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。

是真的，今天是我的生日，所以你是上帝给我的礼物。我想自己是真的疯了，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吗。

别骗人了，你到底想干吗啊！她面色潮红，有些怒。

我没骗你，真的。你看这是我的身份证，还有今天领的毕业证，今天就是我的生日。我不由分说地拿出身份证和毕业证放在她眼前。

惨白的路灯下，光线直射，两个证件上都有一个清晰的时间：7月10日。

那一瞬，她沉默了，不再推我，眼睛直愣愣地盯着我看。估计她也怀疑自己着了魔。

她脸上的表情很复杂，忽然眼眶就蹿出两行泪水，吧嗒落在我胳膊上。清凉，湿润。

她掩面哭泣。

我不知所措地看着她，你怎么了？

没事，怪我中邪了。她抹了一下眼泪，呆呆地看着我。

我刚进小吃店时发现你怪怪的，除了白衬衣以外什么都是黑色的：黑裤子、黑皮带、黑袜子、黑皮鞋，连书包都是黑色，旁边还放着一个黑塑料袋。她接着说，你很冷的样子，所以我想看你，就坐到你斜对面，可我不知道还有这么巧的事情，今天竟是你生日。

有些事我们谁也说不清，遇到的，错不过，错过的，不会遇到。我拉她的手，一字一句地说，更似自言自语。

好吧，我答应跟你一起看话剧。她甩了一下头发，在脖子仰起的瞬间，我又能看见那颗颜色很浅的小痣，还是那么性感。

我真想亲她一口。但我不敢。

我怕她抽我。如同母亲当年带我去香港时抽父亲似的，那个嘴巴抽得很响。我有阴影。

她看了一眼表，但我现在有事，晚上十二点你还在“成都小吃”门口

等我吧。

十二点？那么晚你还能来？我拉她的手颓然放下，我想这可能是她的脱身之计。

我的手指离开她手背的那一刻，她的皮肤略动了一下，是一种我不确认的颤栗。

嗯，我能来。她坚定地说。

我叹气，不想再纠缠。梦该醒了。我对自己说。

她转身的刹那，我问，我该怎么称呼你？

叫我梅。她淡然地回答，既而步履轻快地走了。

我目送她高而消瘦的背影一步步远去，直到她脚踝那紫色的蝴蝶隐匿于混杂的人群，无法分辨。

这年我二十二岁，刚刚大学毕业。

5

夜色深沉。

时间已是午夜十二点十分，我在“成都小吃”门前徘徊三圈了，但还不见梅的影子。

我想，她一定忘记了约会。或者，她根本就不想来，她之所以答应我只是当时想急于脱身。